

神奇的竹山

袁劲松 华赋桂 编 著



堵河杂志社

神奇的山

袁劲松 华赋桂 编著

堵河杂志社

前言

贺兴国

竹山,360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一片神奇、美丽、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亿万年前的地质造山运动,大自然鬼斧神工地劈凿出这幅多姿多彩、幽奇怪特的立体风景画。千百年来,在这绝佳的丽山秀水之间,又不知上演过多少幕威武宏壮的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活剧。

多少个世纪以来,这块风姿独特卓然屹立于秦巴之间的风水宝地,却因为时代的局限、交通的闭塞、经济的落后,藏在深闺人未识。一代代竹山人脚踏金土地仰天叹贫困。

休道是“巴山蜀水凄凉地”,休道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改革开放的雄风以其狂飚之势终于在这个世纪交替的时刻撞开了尘封已久的山门。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45万人民的强烈呼唤下,以驴头峡漂流为龙头的旅游巨龙奔腾呼啸而出,向世人展示出竹山人杰地灵的迷人风采。

随着十堰黄金旅游带的崛起,随着中部黄金旅游圈的拓展,堵河这条巨龙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西部开发给我们竹山的特色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振兴带来了千古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我们为之百倍努力,我们为之书写辉煌。

由县委宣传部精心编写的《神奇的竹山》一书,全面、系统而又生动地介绍了竹山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淳朴浓郁的民俗风情,是竹山历史上第一部县情指南和旅游向导,值得向县内外渴望认识竹山、了解竹山的人士推荐阅读。该书文字优美活泼,史料确凿有据,记叙细致生动,充满浓郁的巴楚文化精神特质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该书出版发行必将推动我县旅游产业的快速勃兴,可喜可贺。

前言

贺兴国

竹山,360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一片神奇、美丽、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亿万年前的地质造山运动,大自然鬼斧神工地劈凿出这幅多姿多彩、幽奇怪特的立体风景画。千百年来,在这绝佳的丽山秀水之间,又不知上演过多少幕威武宏壮的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活剧。

多少个世纪以来,这块风姿独特卓然屹立于秦巴之间的风水宝地,却因为时代的局限、交通的闭塞、经济的落后,藏在深闺人未识。一代代竹山人脚踏金土地仰天叹贫困。

休道是“巴山蜀水凄凉地”,休道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改革开放的雄风以其狂飚之势终于在这个世纪交替的时刻撞开了尘封已久的山门。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45万人民的强烈呼唤下,以驴头峡漂流为龙头的旅游巨龙奔腾呼啸而出,向世人展示出竹山人杰地灵的迷人风采。

随着十堰黄金旅游带的崛起,随着中部黄金旅游圈的拓展,堵河这条巨龙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西部开发给我们竹山的特色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振兴带来了千古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我们为之百倍努力,我们为之书写辉煌。

由县委宣传部精心编写的《神奇的竹山》一书,全面、系统而又生动地介绍了竹山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优美独特的自然风光、淳朴浓郁的民俗风情,是竹山历史上第一部县情指南和旅游向导,值得向县内外渴望认识竹山、了解竹山的人士推荐阅读。该书文字优美活泼,史料确凿有据,记叙细致生动,充满浓郁的巴楚文化精神特质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该书出版发行必将推动我县旅游产业的快速勃兴,可喜可贺。

目 录

风神篇·上庸文史探幽

1、千古沧桑看沿革	(1)
2、峰回路转话上庸	(8)
3、九州方圆居中心	(17)
4、堵河史掀三浪潮	(20)
5、孟达坐守上庸城	(27)
6、白莲烽火主战场	(31)
7、首义元勋张振武	(38)
8、怀念施洋大律师	(46)

风光篇·竹山景观探奇

9、史载竹山旧八景	(52)
10、堵河画廊美景多	(54)
11、官渡民间故事镇	(57)
12、风情荟翠田家坝	(60)
13、漂流仙乡驴头峡	(68)

14、华中秘境野人峡	(77)
15、炼石补天女娲山	(78)
16、竹山武当香炉山	(80)
17、庸国古都方城山	(83)
18、佛道合一沧浪山	(86)
19、发现地下熔洞群	(87)
20、巴楚明珠竹山城	(88)
21、传闻竹山有野人	(90)
22、冰川期前活化石	(91)
23、不信山神信花神	(92)
24、天然药材博物馆	(99)
25、七十二种还阳草	(101)
26、乡镇地名有来历	(103)

风情篇·堵河民俗探趣

27、婚嫁借诗为媒人	(106)
28、丧礼歌声闹腾腾	(109)
29、无酒哪能表心声	(111)
30、泡浓一壶堵河情	(113)
31、山歌号子能勾魂	(115)
32、竹山民谣唱不尽	(119)
33、走进竹山主题歌	(123)

千古沧桑看沿革

历史作为具体的文化环境,作为先民智慧与创造的结晶,无疑是十分宝贵的。竹山人文历史丰厚深远,堪称与水能、矿产、林特和旅游媲美的第五大资源优势。奋力拓今,不忘鉴古,它展示的正是一方地域的活力、生气与后劲。

一、堵水注疏

在《禹贡》的九州分野中,竹山属梁州。汉桑钦的《水经》是第一次用文字记载堵河的权威著作:“沔水(汉江)又东过堵阳县(堵河下游),堵水出自上粉县(堵河正源)北流注之”。杨守敬等注家考证:“堵水有二源,西北源为竹溪河,南源为官渡河。”(《水经注疏》)

堵阳为汉魏间所置县,在堵河下游一带。上粉县在竹山和房县南部堵河上游一带。

先民缘水而居,城邑因水而建,文明依水而生。堵河为汉江最大支流,缔造了汉水文化历史渊源和底蕴。

二、庸城三迁

上庸国是商时的侯国,约建立于公元前 17 世纪初。据《通志·氏族略》载:“周武王伐纣,庸助之”。《尚书·牧誓》记述:“武王兴兵伐纣,庸、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率领南方群蛮帮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这大概是上庸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次壮举。

在有限的文字记载资料中,上庸国的历史一直隐没于时间的滚滚红尘里,成为让后人永远猜不透的“黑箱之谜”。

有关上庸国的典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伐纣,第二次是被楚、秦、巴所灭。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悲剧。《左传》记载的很明确:“周匡王二年(楚庄王三年,公元前 611 年)楚大饥,庸人率群蛮以叛。使庐戢黎伐庸,灭之。”这则记载说明:(一)庸人是乘人之危企图灭楚而未遂的;(二)庸人在群蛮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是南蛮的领袖;(三)庸人具有强大的

军事实力使得楚国必须联合秦国、巴国三面夹击庸国；(四)灭庸的关键人物是庐国大夫戢黎，公元前611年，庐(南漳东部)已为楚邑。

从公元前17世纪初叶到公元前611年，庸国作为相对独立的南方强国存在有一千余年。《左氏文公十六年传》中说：“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唯裨、倏、鱼人实逐之”。杜预为之作注道：“裨、倏、鱼，庸之三邑。鱼，鱼复县，今巴东永安县。据此，则庸之领地，南至江矣。是岁楚遂灭庸。”

梁启超在评价楚灭庸的历史意义时曾经说过：“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

千年王国上庸的首都在哪里呢？现在已无可考的遗址，只有求助史书。《括地志》载：“今竹山县东南四十一里有山，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更可靠的记录是《左传》：“文十六年楚史庐黎侵庸，及庸方城。”《一统志》更详明：“方城亭在竹山东南三十里方城山。堵水径亭西。”《方輿纪要》也说：“山南有城，周十余里，春秋庸城。”

关于方城山的记载屡见于中华志典。《括地志》说：“方城山，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房州图志》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与齐、韩、魏共发兵攻楚方城。秦军登山以望楚国，故亦名望楚山。”

方城即今竹山县田家坝镇北坝街旧址，并有古城残垣断壁可以佐证。

方城依山而建，易守难攻。北抵汉水、西跨巫山、南接长江、东越武当的上庸王国鼎盛期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就设在方城山下的山坡上，直到唐代，这里仍然是上庸贵族王侯的巢穴。

两晋西魏时代，“魏废帝元年，割上庸、新城二郡为罗州，以猛为刺史”(《周书·扶猛传》)。“罗州治上庸，统上庸一郡”(《年表》)。废帝于是改新丰曰上庸县，改安城为竹山县。竹山县由此得名，沿用至今。那是公元552年的事，竹山县得名已有1448年的历史。

那时上庸县指今县城以南区域(田家、深河、文峰、峪口、官渡、柳林、梁家、洪坪及房、溪南部乡镇)，竹山县指今县城以北各乡镇。与此同时，

方城的轴心地位丧失了。竹山县以县河堡为都邑,上庸县以官渡堡为都邑。到陈及北周时代,上庸郡领孔阳、竹山二县,孔阳县即上庸县改名。

唐代武德元年,又将上庸都城置于方城故址。五代十国沿用唐制。

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并上庸、竹山为一县,隶房陵郡,奠定了延习至今的辖属和行政规划。县署始建于方城,又迁于县河堡(擂鼓镇烟墩子村),明初再徙于今竹山城东部老城区。

“清初或以乡寨、寺观为署。后设竹山营,官兵始驻县,披荆斩棘,检茅茨居之。康熙三十年,知县程溥移建于旧址,即今所。程溥有记云:康熙二十八年,予承之,环顾县治,霍河冲其前,蔡岭踞其右。署基前高后下。访求原址,密迩于左畔,移而改建。”(《竹山志》)

三、上庸来历

上庸一名来历与女娲炼石补天有关。上庸山即今宝丰与麻家渡两镇交界的女娲山,据《神仙全传》记载:远古洪荒,淫雨不止。女娲率原人部落在山顶堆放小山似的柴薪,上架放很多的五色石,点燃柴火焚烧彩石。凭借五彩石的“阳和之气”驱散聚雨云,止住了大雨。这就是“炼石补天”的宏大庄严的祭礼仪式。因竹山处九州中心,止其上空之雨而天下皆晴。炼石的山顶被人们夷为平地,“其上平夷,故曰上庸”。

《中国神话传说辞典》和以前的史籍都认为:伏羲女娲抟土做人,炼石补天在竹山西部的女娲山上。“今房陵上庸界内犹有伏羲女娲庙存焉,传为抟土造人民之所”(杜光庭《奇异记》)。因此竹山成为传说中的人类发祥地。

四、建制沿革

(1)商周时期(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611年)

竹山在商周时期为侯国。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被楚、秦、巴联合所灭,成为楚国属县,立国一千余年。

(2)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19年)

秦吞并四海,分天下为郡县,上庸县属汉中郡。两汉因之。

(3)三国时期(公元220—264年)

明帝太和二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陵(竹溪)、北巫(巫溪)置上庸郡。四年废,景初元年又分魏兴郡之魏阳,锡郡之安富,上庸为郡,后又废。

甘露四年(公元259年)分新城郡,以上庸为郡都,孟达曾任新城太守,新城郡领上庸、北巫、武陵、安富、广昌、建始、安乡七县。其中北巫属四川巫溪、巫山,武陵为今竹溪,其余三县均在竹山境内。

安富县在竹山北部,广昌在竹山南部,建始在竹山西部,安乡在竹山中部。据《华阳国志》载:“安乡县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为公国,封刘后主(刘禅)”。按:魏咸熙元年封刘禅为安乐公。

(4)两晋时期(公元265—419年)

上庸郡统六县:上庸县、武陵县、上廉县、微阳县、北巫县。

晋代封国,清河康王子铨,初封上庸王。怀帝即位,更封豫章,二年立为皇太子,是为上庸王国。

武帝太始初赐唐彬关内侯,后因伐吴有功,改封上庸侯。元康四年卒,子长嗣之。

(5)南朝刘宋时期(公元420—478年)

上庸郡领上庸、武陵、安富、上廉、微阳、北巫、新安、吉阳八县。

(6)南齐时期(公元479—501年)

上庸郡领新丰、上庸、武陵、齐安、上廉、微阳、新安、北巫、安富九县。

(7)梁及后梁时期(公元502—556年)

梁天监四年,改上庸置安城县,立罗州。析上庸置新丰县。上庸郡领安城、新丰二县。

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割上庸、新城二郡为罗州。以扶猛为刺史。罗州治上庸,统上庸一郡。废帝改新丰为上庸县,改安城为竹山县。

(8)隋朝时期(公元581—617年)

开皇十八年改罗州为房州,领竹山、上庸、大业,三年罢州置郡,郡治在县河堡,郡领四县:光迁(房县)、永清(保康)、竹山、上庸(竹山南部)。

(9)唐朝时期(公元618—906年)天下分为十道。

武德元年,竹山并为山南东道房州。唐房州都邑设在方城故址,领竹山、上庸、武陵三县。天宝元年改为房陵郡,乾元元年,复为房州。贞观十年,州移治房陵县。

(10)五代时期(公元907—959年)

仍沿唐制。

(11)宋朝时期(公元960—1279年)

房州、房陵郡、保康军节度,治房陵县。开宝(968—975)中,省永清入房陵,省上庸入竹山。自此,上庸、竹山合为一体,为竹山县。

(12)元朝时期(公元1277—1367年)

元置行省,以路领州、领县。河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司领襄阳路,襄阳路领房州,房州领竹山县和房陵县。

(13)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3年)

明革行中书省,置十布政使司。湖广布政使司有八府,竹山县属郢阳府。“成化七年,荆襄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郢、津之地置郢西,使流寓、本著参错以居。于是就郢县城置郢阳府,以统房、竹六县。”这是上书安置流民的周洪谟在《创置郢阳府记》中的一段话。

(14)清朝时期(公元1644—1911年)

清湖北省划出湖广为一省。竹山属安襄郢荆道郢阳府之一县,清因明制。《竹山志》载:“县署始创于方城山,后建于县河,再徙于城南迤东。康熙三十年,知县程溥移建于旧址,即今所,竹山协副将署在县治西,即旧游击署。中军部司署,在协镇署西,即旧守备署。右营守备署在官渡堡,设右营守备一员,防兵一百二十名。嘉庆十一年,巡检司由吉阳关移此,设千总一员,兵五十名驻守,火药库在文昌阁左,校场在西门外一里。”

五、竹山史论

竹山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1)神话传说中的史前创世时期:根据《山海经》、《神仙传》、《博物志》、《奇异记》等权威典籍记载,华夏神话大系中的起源神话诸如伏羲女娲抁土造人、炼石补天、传道授法皆出自堵河流域的竹山境内。宝丰女娲庙遗址和“上庸”地名由来以及“女娲山”现存的“补天彩石”依稀可为佐证,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竹山就是真正的人类起源地和人类文明的摇篮。

那历史隧道与未来航线的直观陈列,那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整体

成相,那时空交错的丰富蕴涵,将给本地与外地、境内与海外的人们以多少深刻、丰富、强烈的启示、想象与激励!在山门大开的今天,它对内形成巨大凝集力、向心力、感召力,不可轻慢与冷待。

(二)历史记载中的南蛮领袖时期:自商代立国到公元前 611 年被楚所吞并,上庸国是秦岭以南首先崛起的诸侯,它的辉煌保持一千余年,此间可谓“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伐纣的诸侯大会战,庸国作为南蛮领袖,表现出强大的军事武力和文化感召力。在这个时期,史载庸国人已经掌握着天下最先进的两大实用技术——铸造和建筑,故又称为“镛人”或“庸人”。

人类的许多危机是在辉煌的时候出现的,正当庸人我武维扬之时,南边的楚国迅速振起终于取而代之为“南方诸侯长”。庸人乘楚之危而攻之,不料对手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楚庄王。于是反为所灭,真所谓“庸人自扰”。

(三)建制激烈变动的秦巴轴心时期:自庸为楚之一郡后,到宋代开宝年间,竹山归属不定,政区划分朝秦暮楚,或郡或县,但始终是郡府的都会所在,是秦巴山区理所当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竹山成为川陕鄂边界地区的轴心区域是由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军事实力、战略地位和文化魅力等综合实力所使然的。

(四)旧竹山县的移民文化时期:自公元 970 年,上庸与竹山合为一体,建立竹山县时开始,历经宋、元、明、清、民国五代 1000 余年,竹山建制趋于稳定,此间,明成化年间、清末太平天国时期、民国抗日战争时期有三次大型移民迁徙浪潮,尤以明成化年间为最,约占竹山总人口 1/2 强的荆楚江汉人移居竹山,加上四川、陕西、河南、黄冈等地逃避徭役、天灾、战乱之流民纷纷依止堵河流域,形成五彩缤纷的堵河移民文化范型。

堵河人文融合周边文化之长,广采博纳,重新整合后形成独特的丰采。堵河人的创新精神培养出张振武、施洋这样站在时代前列的历史巨人。

(五)新竹山县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与振兴时期:1949 年竹山解放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变革使农民翻身作主、经济变革使群众摆脱贫困,文化振兴继往开来,拉开全国十星级文明农户创建活动的帷

幕。

堵河人不愧敢为天下先的部落。1997年,竹山县被国家正式列为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示范点,并与张家港、天津和平区和大连并列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四大典范。从此,堵河历史揭开了划时代的一页。

承前方启后,继往须开来。沉湎历史的是孱头,践踏历史的是罪人,唯有朝着最古老与最现代的双向作奋力开掘,向着历史与未来作两极延伸,拉开时间的长距,扩大空间的视野,才有可能把握历史的脉络,推动历史前行。

我们面对一个尚待开掘、正在开掘的古老世界,我们永远拥抱一个尚待开掘、正在开掘的崭新未来。唯其作如此有胆识、有谋有力的古老与年轻、历史与现实的双向开掘,我们才不至于慢怠先人、罪待今人、有负后人,我们才有可能去争取震古烁今的全方位的富有与辉煌。

(华赋桂 撰文)



峰回路转话上庸

上篇 堵河文化起源的三大神话

伏羲女娲在九州中心的堵河岸边抟五色土以造人民、炼五彩石以补苍天、悟五行基因以创八卦并引导人民修身养性、建设家园的神话隐喻着人类历史的起源之谜。

地质学揭示：九州中部的秦巴山是地球造山运动中首先崛起的两大山系，距今约有八亿年历史，早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昆仑山系约有七亿年。由此可知，汉江早于黄河、长江形成好几亿年，是名符其实的“祖母河”。

1990年，在堵河入口处的郧县境内发现的古代原人头骨，经北京周口店原人发现者贾兰坡教授鉴定：比北京猿人要早150年以上。于是，贾兰坡将人类起源史上限由“170万年以前”改写为“300万年以前”。

无独有偶，在堵河岸边发掘的黄土凸、护福寺旧石器时代遗址表明：堵河人在一百万年前已经率先进入石器时代。

据文物发掘和历史文献记载：早在神农炎帝时代，堵河已进入农耕文明和医药文明；早在夏尧时代，丹朱已发明围棋这种高智力的文化娱乐游戏并在堵河传播推广；在商代，堵河岸边的人民就以善铸青铜大钟而著称于世，故又称“镛人”；公元前1061年，周营建都城洛邑，指使以善于筑城墉的庸人建城，故又称“墉人”。

唐代著名学者杜光庭在考察伏羲女娲创世原址后提出了“人类文明源头堵河说”，在《奇异记》中，他指出：“今房陵上庸界内有伏羲女娲庙，为抟土造人民之所。”

据《镛城集仙录》、《神仙全传》、《康熙字典》、《博物志》、《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等权威著作记载：伏羲女娲抟土作人在竹山县境（古称上庸），炼石补天也在竹山县境（即今宝丰镇东的女娲山上），而且伏羲悟画阴阳八卦太极图、传授性命双修大法也在竹山境内（即今官渡镇的伏羲传经

洞)。

饶有意味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抟土作人的遗址上庸山发现全国最大藏量的铌稀土矿带,在女娲补天的女娲山上开采着全世界最大的绿宝石矿区,在伏羲接受郁华子修炼术的地方发现原始摩崖石刻画像——《伏羲女娲日月双修图谱》。

自本世纪七十年代起,世界各国的探险家纷纷来到神农架北麓的堵河沿岸深壑大泽的野莽丛林中追寻“野人”的足迹,又给堵河文化蒙上了一层更为神奇古远的辉光。

堵河以确凿的证据被人们称为“古原人的走廊”、“野人的家园”、“古生物化石的博物馆”、“中药材之乡”。随着科学向生命科学的拓进,随着宇宙生命太极全息理论的推广,随着人类文化学及考古学的不断深入,古代学者提出的堵河作为人类文明发祥地的假说有待考古学、历史学的新发现、新成果作强有力的支撑,华夏文明的神话密码将由科学来破译。

那么,有人也许会问:在人类文明的亚洲起源学说中,为什么占主流的假说坚持“河洛中心说”呢?与之相比,“汉水中心说”似乎有理,但“堵河中心说”则是闻所未闻,难以置信。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堵河中心说”是“汉水中心说”的拓进与具体化,使文明起源地的指向由线到点,表述更为精确,这是其一;其二“堵河中心说”与“河洛中心说”乃至“长江中心说”并不矛盾。如果说堵河是人类及人类文明的起源地,那只是指传说中的神农炎帝以前远古初期,后来随着黄帝轩辕部落在秦岭以北的崛起,黄帝代表的河洛“史官文化”在战胜了蚩尤、炎帝部族的“巫官文化”后成为神州大地的主流文化,与此同时,文化的中心由神州大地中心点向北移动定位于黄河与洛河流域的黄土地上。这个中心延续到东周时期为止。随着楚国的崛起,南方巴楚“巫官文化”再度鼎盛,“江汉文化”与“河洛文化”开始分庭抗礼。北方“史官文化”衍化为孔子的儒家学派,南方的“巫官文化”演变为老庄的道家学派,从此,由互相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大主干作为架构形成儒道互补的新养生文化。与此同时,沿着堵河轴心历史阶段性运动着的多中心开始旋转,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例如三秦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都在

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领先于其它地域文化并给予中华文化大系以重要深远的影响。

但是,无论何种地域文化,骨子里包藏着的本质精神非儒即道,总是对社会和人生终极命运的关怀,致力于社会和平繁荣和人的自由幸福。儒家伦理秩序的和谐变通本身是社会这个大生命体的“养生学”,道家显然是个体生命“养生学”。二者同出一源,这就是发端于堵河流域流布远古神州大地的“古巫文化”。

然而,起源于堵河的华夏文化在堵河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承,文化中心的时针不断旋转,堵河地域文化却进入长期的沉寂。但是,堵河地域文化的古巫特质却更隐蔽地进入民间,在民风民俗中世代延续下来。时至今日,堵河民俗中保存着完整的上古巫文化鲜活的标本。本世纪末,汉民族史诗《黑暗传》在堵河民间歌谣中发现整理表明,堵河地域民俗文化是中华原生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极大发掘意义。

堵河地域文化自黄帝时代之后进入辉煌后的低谷沉潜时期,其原因有三:一是堵河流域地势狭窄,交通闭塞,经济发展潜力较小,社会综合实力滞后于中原及其它农耕文明相对发达地区,因此无法养育出温柔敦厚、大气磅礴的先进地域文化;其二是北方中原文化,商文化及西楚文化不断向堵河的庸人文化进行挑战,在外域文化的频频冲击下,堵河古巫文化无力应战,隐退到民间文化的深层,在大山缝隙中维持传递,根本无力创新发展;三是历代大移民,使堵河流域古巫文化传人庸人被迫背井离乡向鄂西南、湘西、云贵一带退缩,随着移民的迁入,地域传统文化更趋凋零。

然而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偏僻,堵河古巫文化并没有消亡,而是沉淀潜入到民俗和民众心理底层,在隐蔽性传承中逃避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同化。由于堵河地域文化直接承继了人类原生态创世文化,因而具有不可思议的生命力,并在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中自我整合、自我吸储、自我完善,形成了独具风神的“隐态文化”,完整地保留了远古文化的活的标本。

下篇 堵河文化嬗变的几个阶段

堵河地域文化在托起人类文明的第一轮旭日之后,曾经维持上千

年的第二次辉煌,然后进入辉煌后的沉寂。二十一世纪初又现第三次振兴之兆。纵向来看,堵河文化大约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神话传说中的民族创世时期(人类历史上限——黄帝时代)

在神话传说中民族人文创世时期,堵河是人类始祖伏羲、女娲从事造人、补天、传法伟大事业的基地。是人类的摇篮、文明的发祥地。尽管关于人类起源的中心地点存在诸多的争议,然而,堵河作为九州方圆的地理轴心,以及郧县人及汉水古代遗址的发现,最充分地支撑着“堵河中心说”的横空出世。

同样具有说服力的是堵河的发源地神农架,神农架传说是神农炎帝尝百草发明医药的所在地。人类医学的发源地为养生文化提供了无可争辩的佐证。与此同时,传说炎帝在神农架周围率先种植五谷,特别是水稻的栽培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光辉一页。

炎帝为南方火帝,是秦岭以南南方文化的大宗师,正是他率领被黄帝驱出中原的三部九黎部落,接过伏羲女娲的“造人之土”、“补天之石”继续在堵河乃至汉水中上游的秦巴山间创造出比中原更为先进的水乡山地农业文明。

从神农到尧帝时代,中华文化中心虽然北移到河洛一代,发育为黄帝文化大系,但南方炎帝文化仍然蒸蒸日上,堵河流域作为汉水文化的主流仍兴盛不衰。

(二)史记中南蛮领袖时期(神农时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为汉水流域文化宗师开创了南方文化新的繁荣时代。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稻谷的种植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空闲从事娱乐,文艺就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以巫术治病走向巫舞雉戏的祈天娱人,因此出现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上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上庸”一名的由来固然神奇,但能够懂得这个名词所象征的文化学